

论迟子建小说的艺术特色

秦殿启

(盐城工学院 图书馆,江苏 盐城 224003)

摘要:迟子建是一位富于幻想和想象的女作家,在2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不懈追求小说纯粹的艺术性与审美性。平稳而勤奋地写作使其小说以兼备清新与神秘感的双重性而蜚声文坛。从语言艺术上讲,具有“诗的意蕴”;在叙述方法上,偏重散文化的叙述特征;从美学的角度上看,崇尚朴素美的审美追求。

关键词:诗蕴;散文化;朴素美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4-0015-04

艺术是人类最完美的追求。它以自身的审美系统为规律,在艺术的实践过程中,在艺术的审美系统中与艺术的创作者积极互动,不断提高人们的社会实践水平,不断拓宽人们的身心境界,不断提升人们生命品位。

一、“诗的意蕴”

文学作为审美文化的独特艺术形式,首先表现在语言的艺术上。迟子建(以下简称迟)的小说语言艺术是独特的,在充满东北地域特色的同时,兼具诗的意蕴。2003年迟的小说荣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评委给她选送作品的评语是“具有诗的意蕴”。她的艺术性表现在优美而意象化的标题上,也分布在小说那故事迷宫般的迷恋中,透过对平常百姓生活的朴实描述,对生活与生命体验的温馨情调,浸润着青春期的多愁善感,浸透着思绪的跳跃和心的哀愁。通过对自然景物意象化的锤炼,构建了北国冰清玉洁的地域文化性的审美意境。自然之美与情调、意境完美统一,形成了诗话小说的艺术风格。作家毕淑敏描述,在读迟的作品时“总是看到莹莹白雪绿色草莽和一星扑朔迷离的殷红。无论她是写童年还是今日的都市,这几种颜色总是像雾岚一般缠绕在字里行间。”^[1]我认为在迟的小说里,绿色代表了大自然的生机和原始森林的强悍生命力;白色是朴素美的色彩代表,是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

命本色,它既代表了北国的冰天雪地,又凝结成迟小说中的多重意象;红色是最富有点缀效果的色彩,在迟的笔下,红色不仅代表神秘,更富有生命的跳跃和节日的喜庆。

首先,从迟小说的标题上看,极富有诗情画意。它有色彩感,有意象性,有修辞的运用,又紧扣小说内容的主题,可谓简洁明快,又自然贴切。它把音乐、绘画和文学有机结合,赋予了标题很强的艺术性。《青草如歌的正午》、《晨钟响彻黄昏》、《踏着月光的行板》等都是生动的例证。而《白雪的墓园》、《河柳图》、《草地上的云朵》等在色彩和绘画方面更是诗意盎然。

诗的语言是一切文学语言中最富有艺术魅力的语言。其魅力又在于诗的语言以其清新自然、简洁朴素、语少情长为最高品格。《北极村童话》就蕴涵着天籁般的诗韵,在《麦穗》里,诗韵添带了哲理般的沉思。《原始风景》中点缀着怀念父亲的诗,其中的哀愁如缕如丝,绵延不绝。《河柳图》的描写如诗如画,栩栩如生。《原野上的羊群》有着精灵般的声音,那是“落日燃烧的声音,那是一种生命在行走的声音,一种生命在呼唤的声音”。

波兰文艺理论家罗曼·英伽登认为:在小说的文字、符号、结构、文本之上,存在着一个悬浮在上的“精神层面”,它不是特象物的特性,也不是文学的功能,它是作品的“形而上品质”,是文学

收稿日期:2007-06-15

作者简介:秦殿启(1969-),男,陕西韩城人,盐城工学院图书馆馆员,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情报学、现当代文学。

的“变幻无定的天空”，是一些洞然大开而又捉摸不定的东西。是意蕴和气韵，生长于作品中的生命之光，是涌动于作品之内的意识之流，是辉耀于作品之上的理想之光。这段话“可作为诗体小说的最好诠释。”^[2]同样，这段话也可以用以对迟小说艺术描述的评价。

《北极村童话》“童年视角的运用特别富于美学意味，使小说倍感亲切而耐读，形成了迟小说独具特色的情调模式。”^[3]小说中丰富的意象和清新的语言都增强了小说的诗化特征。白雪、江水、晚霞、星月、死亡、极光等众多富有诗意和乡村地域色彩的意象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一个童年视角下的清新自然的北极村意境。意境由意象构成，意象是中国诗学的重要范畴，在诗歌、小说叙事中有悠久的传统。像《诗经》中的硕鼠，陶渊明诗中的菊花，《金瓶梅》中的三寸金莲，《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鲁迅《药》里的人血馒头等都很有代表性。在迟的小说世界里，也充满了丰富的意象。如《逝川》中的泪鱼，《雾月牛栏》中的梅花扣，《满洲国》中的铜镜等为小说意境的构建起了核心作用。以《秧歌》为例，在这篇极富人文情怀的小说中，女萝和小梳妆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两个重要形象，但方式迥异，又异曲同工，达到了完美的艺术效果，没有正面写小梳妆的美貌、身段、舞姿，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小梳妆高高在上的形象都是美丽的。”反映出迟反衬的娴熟语言艺术。

二、散文化的叙述特征

散文的特色之一是“作家心灵历程的具体描述”^[4]，正如吴周文先生所言“现代散文是广义的作者自传，是其思想的传记、性格的传记、精神的传记、情感的传记，是自我人格色彩的印记。”^[5]从这一点出发，迟小说中的许多篇章的自传体色彩是显然的；迟正是用这种散文化的叙述方式，立足民间，书写底层百姓的寻常人生，关注特殊弱势群体，用人文情怀，挖掘着人性之光，探索生命的本意，追求着朴素之美，形成了散文化的叙述特征和朴素美的审美追求。

迟说：“《云烟过客》是我所有散文中最长的一篇，因为它涉及的是家族史，而家族史的话题似乎是永远也说不尽的。将它收入文集，亦存我的一份私心：以纪念家族中已经化做云烟的长者和令我魂牵梦系的、至今仍然生活在寒冷地带的亲

人们。”^[6]这篇小说是迟家族史的一个缩影，也详细地记录了迟个人的生平经历，以及成长记忆。

《北极村童话》是一篇童年自传体小说。“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发生在七八岁柳芽般年龄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原始风景》是从地域和情感色彩上书写的一篇家族自传体小说，其中很多情节和细节取自《云烟过客》，尤其那首纪念父亲去世的诗被原样引用，显然表露自传体性质。同时，地域情怀和死亡艺术在迟的小说创作中被广泛应用。

《云烟过客》写有“三十年代的东北是伪满洲国的时代，我奶奶就死在这个年代。据说是日本鬼子投下的一枚炮弹爆炸后吓破了她的胆，从此她就战战兢兢，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迟的《伪满洲国》的确注入了不少个人情感及地域性情怀，其写作是把真实和情感融入了日常生活。

散文是作家“精雕细刻”的语言艺术。诗的意蕴本身就是精雕细刻的语言艺术的有力说明。《五丈寺庙会》的首尾两段话就很精悍。

仰善挑着四只鸟笼，天不亮就离开了南凉。他要去赶五丈寺的庙会。

金彩珠忽然把双手举过头顶，她托着那只乌鸦说了声：“飞吧。”那只乌鸦扑楞跳了一下，然后突然“啊啊啊”大叫着飞了起来。放河灯的人听见乌鸦叫，都抬头张望着。只见那乌鸦向着栖龙河的下流飞去，它的头顶是一轮满月，而脚下是连迤的河灯，这天地间焕发光明将它温柔地笼罩着，使它飘飞的剪影在暗夜中有一种惊悚骇俗的美。

小说的开头非常简洁明快，用了短短 20 余字，把人物、地点、行程、缘由交代得一清二楚，体现了不凡的语言雕刻力。小说的结尾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一幅绝妙的人文景观画卷。这画卷中有乌鸦、满月、河流、河灯、放河灯的人群等，既充满了诗情画意，又深含着反传统、反世俗的隐语意义，那乌鸦在满月下飞翔的惊世骇俗之美，与其说是赞美乌鸦，不如说是赞美敢用乌鸦来释放心灵愿望的人们。迟小说的话语用词恰切，比喻生动，意象丰富，意境深远，体现了“精雕细刻”的语言艺术。

从淡化情节，散文笔致等叙述特征看，迟小说

的“散文化”倾向也是明显的。迟曾说：“从小说文本的特点看，它不可能和话剧一样，人物一上场就是紧张连续的矛盾冲突，它可以更散淡更随意一些。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心理描写等等看似边角废料，却在作品中起到很有成效的作用，能够使作品有特别的意味。考察屠格涅夫、川端康成的小说，如果去掉了散文化的东西，故事本身就失去了耐人寻味的韵致。也许我是女性作家的缘故，我的小说故事节奏比较舒缓，形成了散文化的倾向。”^[7]

迟在小说创作中对淡化情节的必要性处理，深受一些名家的影响，如鲁迅、川端康成、郁达夫等。鲁迅小说的语言之精练，思想之深刻是众口皆碑的，鲁迅先生自己说“我的取材，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8]川端康成的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和心理描写是引人入胜的，小说的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十分明显。而郁达夫小说的自叙传色彩也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曾华鹏先生所言“自叙传的色彩、零余者的形象，感伤的情调，抒情的风格，这是郁达夫作品艺术的几个主要特色。”^[9]郁达夫夫人更明确地提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10]由此可见，迟小说的散文化的叙述特征和川端康成、鲁迅、郁达夫等人的作品的影响是不可分的。

三、朴素美的审美追求

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其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迟的小说创作从美学的角度论，有人认为“是空灵与充实的结合”^[11]，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继承和发展，朴素美是迟小说创作的审美追求。迟认为小说最终的好是“朴素——语言、意境、用词、生活态度，乃至人格，朴素是最高境界。朴素还是生活化的反映。”^[12]

在中国美学史上，从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到张载的“充内形外之谓美”是一个从崇尚内容到里外并重的审美的重要发展历程。《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13]这段文字道出了美的源泉，即“美的生命在于朴素”，“道家美学的要义在于对自然朴素的追求，得到它，就有了美，同时也有了真，有了善。”^[14]迟小说创作的审美追求正是这种

朴素美的继承和发展。为了艺术，她敢于作出必要的“丧失”。她指出“必要的丧失是对想象力的一种促进和保护。……尽善尽美的环境没有给想象力以飞翔的动力，而荒凉、偏僻的不毛之地却给想象力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可惜这样的地方又缺乏足够的精神给养。没有了满足感，自适感，憧憬便在缺憾、失落、屈辱中脱颖而出，憧憬因而变得比现实本身更为光彩夺目。”^[15]正是带着这种极富辩证思想的理念，迟的小说创作从童年视角、地域文化、诗的意蕴和心的哀愁等方面整合为朴素美的审美追求。

迟喜欢用接近“天籁”的童年视角叙述故事，童年视角使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弥漫在字里行间，迟对童年视角的认知赋予文学以朴素美的追求。在地域文化上，迟以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通过其小说展现民间立场下的寻常百姓的朴素生活和朴素情怀，关注的是特殊弱势群体的真实命运和平淡理想，而对于历史，包括“文革”那段对作者本人记忆犹新的历史，迟都以自然、平淡的文字，用朴素亲切的话语去描述。然而这些寂寞的文字打动了读者，之所以如此，用迟自己的话说，完全赖于作家情感的执着和朴素。《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迟的小说中没有感性的滥殇和很情绪化的文字，但她的作品葆有一种蓄而不发的力量，这是她对朴素美审美追求的韵致。这种朴素美包含着自然、平淡的审美境界，幻迷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那般美学的境界。

在中国美学中，“自然、平淡”决非平庸和平常，而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宗白华先生指出“平淡并不是枯淡，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想。玉的美，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可以说，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于人格的美，都趋向玉的美：内部有光彩，但是含蓄的光彩，这种光彩是极绚烂，又极平淡。”^[16]朴素美是自然、平淡的境界，是纯洁如玉的人格，是温柔敦厚的情怀的和谐统一。朴素美的审美追求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正如迟所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朴素的事物，而且往往容易被这些朴素的事物所感动。表达朴素的事物和感情，自然要用朴素的语言才能契合”，迟对朴素美的不懈追求，与作者对古典小说的喜爱密切相关，中国的古典小说的语言“非常讲究，它不罗嗦，简约而有韵味，很雅。现代小说语言应该像古典小说语言学习，去追求这

种朴素而雅致的东西。”^[17]正是沿着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继承,迟以朴素美为审美理想,以一种清醒的创作态度,呈现出理性和节制的写作,形成了意境深远的朴素美的文学境界,这是迟所羡慕和渴望达到的境界。

迟很喜欢辛弃疾的《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首充满江南地域文化色彩的词,呈现出一个自然、平淡、朴素、和谐的江南水乡农家

生活图景,文字朴素简约,又平淡和谐,显示出了“化绚烂为平淡”的朴素美的艺术境界。迟对该诗的喜爱显然包含她的朴素美的审美追求。如果从情感表现方面讲,迟常常用温情来诗化内心的忧伤与哀愁,加之有理性和有节制的书写使得笔下的情感生活相对平静,是作者所渴望达到的对情感的一种平和的表达。平静、平实、平和是朴素风格中的真与美,它们共同构成了迟小说朴素美的审美风格。

参考文献:

- [1] 毕淑敏. 背窗而立[J]. 当代作家评论,1996(1):77-78.
- [2] 方铭. 现代诗体小说精品·序[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4.
- [3] 方守金. 童年视角与情调模式——论迟子建小说的叙事特征[J]. 深圳教育学院学报,2001(1):65-69.
- [4] 曾绍义. 散文论谭[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22.
- [5] 吴周文. 二十世纪散文观念与名家论[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11.
- [6] 迟子建. 迟子建文集(4)[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2.
- [7] 迟子建,闫秋红. 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J]. 小说评论,2002(2):28-31.
- [8] 鲁迅. 鲁迅小说创作·综论. 见鲁迅小说全编[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411.
- [9] 曾华鹏,范伯群. 五四时期外国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J]. 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2):56-61.
- [10]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卷7)[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180.
- [11] 张红萍. 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J]. 文学评论,1999(2):111-118.
- [12] 陆梅. 迟子建:面对磨难,更热爱写作[EB/OL]. (2004-5-7)[2003-4-25]. <http://www.chinaculture.com.cn/zj/ft/53.htm>.
- [13] 张耿光. 庄子全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220.
- [14] 王向峰. 中国美学论稿[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
- [15] 迟子建. 必要的丧失[J]. 当代作家评论,1996(1):79-80.
- [16]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7.
- [17] 方守金,迟子建. 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J]. 文艺评论,2001(3):80-86.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 Zijian's Novels

QIN Dian-qi

(Library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03, China)

Abstract: Chi Zijian has illusion and imagination, in her literary creation career of 20 years, she always pursues pure artistry of novel and aesthetic qualities. Her novels are of fresh dual nature in mystiques and famous in the literary world. This paper analyses her novels, which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of "poetic sentiment" from the art of language, and describes the nar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er novel. The prosization in narrating is her nar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her novels. From the angle of aesthetics, it is put forward that simple beauty is her novel aesthetic.

Keywords: poetic sentiment; prosization in narrating; simple beauty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丁小玲,沈爱琴)